

主编  
Kurt Pawlik  
Mark R. Rosenzweig  
张厚粲 主译

新  
世  
纪  
版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sychology**

国际  
心理学  
手册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下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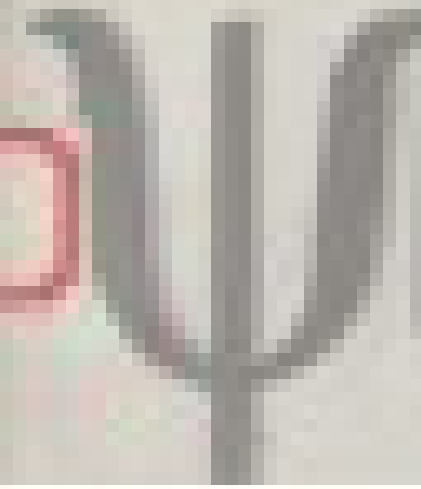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sychology

国际  
心理学  
手册

新  
世  
界  
出  
版  
社

World  
Psychology  
Serie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sychology*



新 世 纪 版

# 国际心理学 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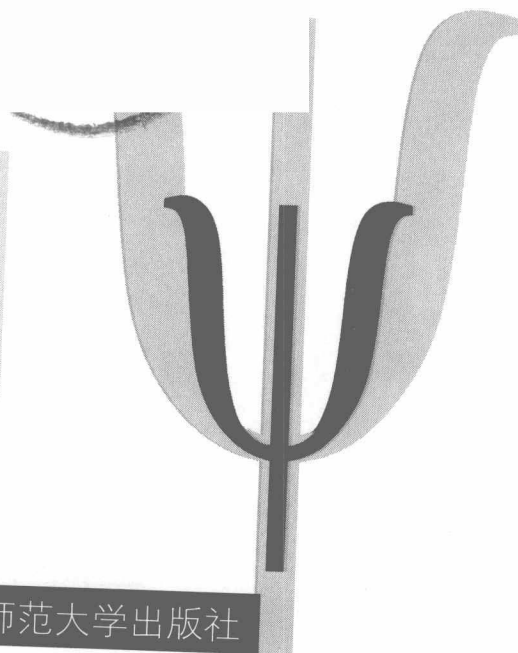
(下册)

主 编

Kurt Pawlik

Mark R. Rosenzweig

张厚粲 主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心理学手册/(德)鲍利克(Pawlik, K.), (美)罗森茨维格(Rosenzweig, M. R.)主编; 张厚粲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6

ISBN 7-5617-2910-3

I. 国... II. ①鲍... ②罗... ③张... III. 心理学-手册 IV. B8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994 号

## 新世纪版

## 国际心理学手册(上、下册)

主 编 Kurt Pawlik  
Mark R. Rosenzweig

主 译 张厚粲  
责任编辑 彭呈军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60.75  
插 页 8  
字 数 1 22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5100  
书 号 ISBN 7-5617-2910-3 / B·163  
定 价 77.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第 17 章 社交过程与人类行为： 社会心理学

Michael A. Hogg

- 17.1 社会心理学研究/427
- 17.2 社会认知与社会解释/436
- 17.3 态度与劝说/441
- 17.4 社会影响 /444
- 17.5 群体形成过程/446
- 17.6 群体间行为/449
- 17.7 侵犯与助人行为/453
- 17.8 人际过程与亲密关系/455
- 17.9 沟通与语言/456
- 17.10 社会心理学的应用/458

## 17.1 社会心理学研究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被广为接受且非常普通的定义是：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关于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是如何受到他人真实的、想像中的或隐含的行为的影响的科学”。社会心理学家们研究人类行为交互作用的方方面面，包括二人交往或群体交往中的言语与非言语沟通；人们在小群体和在大范围社会群体中的行为；不同群体和社会背景中的人们如何对待他人，如何揣摩他人；人们如何知觉、解释和扮演各自的角色；对塑造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和物质世界，人们如何通过交互作用产生出共同的表征；亲密的友谊和相互关系是怎样形成和解体的；人们是如何改变彼此的态度和行为的；人们如何从与别人的交往中、别人对自己的体验，以及别人怎样对待自己等等来形成自己是谁这样一种感觉；为什么人们有时会伤害别人，但有时又会帮助别人。

由于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时刻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所以人人都是社



会心理学家,作为人类本身,我们都应该对社会心理学有一个有实效的认识,以便于我们都能发挥自己的有效作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些重要研究强调,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实际上就是那些朴素的或非专业的社会心理学思想逐步正式化的过程(Heider, 1958),发展社会心理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探讨人们解释社会世界,或者观察人们在与别人的实际交往过程中所隐含的逻辑。

社会心理学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结果是,社会心理学有值得注意的应用领域——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基本上也是应用心理学家(例如:在组织行为、保健、家庭、歧视等领域),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基础研究和理论都涉及到应用领域。甚至被大家公认为现代“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勒温(Lewin, 1951)也认为最好的理论就是实用的理论,而且他提倡“全面循环的研究”(full cycle research),这样就可以使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勒温曾指出,社会心理学家应该致力于把理论转化为实践以促进世界变得更加适合人类居住——认为人们应致力于“行动的研究”。在美国,这后一个目标已经成为社会心理研究会的主要工作宗旨之一。不过,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和主流仍然是严谨的和过于概念化,多半都是依据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这些实验研究一般都针对基本的认知过程和社会背景来设计,试图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何导致特定形式的社会行为的产生。

## 研究方法

社会心理学使用科学的方法来建立并检验理论,并且为那些正在进行探讨的特殊问题提供研究的方法论。基于直觉、个体经验、因果性观察和研究的建立起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通常采用的方法是不仅要说明什么原因引起了什么现象,而且要说明这些现象发生的过程是怎样的。通过理论、假设可将预测精致到这种程度,即如果存在着某种可观察到的条件(被称作自变量),那么将出现某种可观察到的结果(因变量)。相对来讲,人们更愿意通过实验室中的实验来检验假设,因为在这种仔细控制的条件下可以操纵自变量,从而摒弃对结果的不同解释。实验对于建立清晰的因果关系和揭示潜在的认知过程是很好的方法。北美和欧洲那些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学术机构都要在它们的头衔上冠以“实验的”三个字也就不足为怪了,比如实验社会心理学会、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联合会等。

实验室实验力求通过使操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以便扩大“实验的现实性”或“内部效度”。然而,实验都是有意识地具有一定的非现实性,它们并不表现被探讨的真实世界现象,即被称作“世俗的现实主义”或“外部效度”的丰富内涵。实验也要求特别注意保证被试的行为是自然的和自发的,而不是蓄意迎合实验者和保证假设成立的,或者刻意



造成良好印象的。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心理学家通常需要对被试隐瞒实验假设和程序,这是一种科学的、必要的方法,把被试的情绪情感吸引到“骗术”上,并采用经典的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3,见下文)的服从研究,把被试作为牺牲的羔羊,这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过大量的争论。虽然至今实验法依然统治着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严格地要求符合伦理道德的规定使得早期研究中所描述的那些操作真实自然而且引人注目的研究陷入了困境。

实验往往用心理学系的预科学生作为被试,这对于在做许多实际研究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对于把个体差异只看作为误差变量,而不以文化形式为重点的研究来说在科学上是适宜的。然而,即使是最富有献身精神的实验者也不时地感受到同一过程是否对不同人群都适合的问题。实验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在实验室中,就很难研究暴乱和街头帮派的建立。然而,社会心理学家是坚韧顽强和富有创造性的。曾经有一位社会心理学家运用向锁着门的实验室门内吹送烟雾的方法,尝试着研究了实验室中的暴乱现象——一些被试群体将门踢开,切断烟雾发生器,而另一些被试群体则安静地讨论他们有可能在被别人观察。

社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体系中还有另外一些研究方法,这是不奇怪的。这包括:现场实验,在实验室外的自然情境下操作变量(例如可以测查过路人对衣冠楚楚和衣衫褴褛的实验者同伙的反应)和一整套非实验方法。非实验方法包括档案研究(例如比较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在电视上展示的数据资料)、个案研究(例如对某一项暴乱进行深入的多种方法的分析)、调查研究(例如对使用的语言和种族认同的问卷调查),以及现场研究(例如对股票商人的行为进行非干预的观察)。

##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

307

不同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其通用性、严密性、可检测性以及一般观点或对理论本身的探讨(元理论,metatheory)方面都有所不同。基于巴甫洛夫和斯金纳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理论,其轴心在于强化行为并导致学习的情境因素,例如社会交换理论(参见 Kelley & Thibaut,1978),从人们对于在与其它活动相关的活动中个人的投入与产出评价的角度分析社会行为。行为主义理论有时被指控为错误地把人看作是对外界影响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对此指责的反应,认知理论基于20世纪30年代考夫卡和苛勒的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强调人们通过认知过程和认知表征的能动作用来主动地解释和改变他们的环境的方式。这种观点在社会心理学中有强而有力的传统——勒温(1951)的场论认为社会环境的表征引发了独特的行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认知相符理论把不相符的认知看作是个体认知和行为改变的动力(参见 Abelson et al.,



1968);20世纪70年代的归因理论强调人们对行为的因果解释(参见 Kelley,1967);还有当代社会认知理论,它侧重于认知过程和表征如何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发生影响的细节(Fiske & Taylor,1991)。

和心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社会心理学家常试图根据那些稳定的个性差异(现在很少被看作是先天的)来解释社会行为——例如,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顺从或更容易当领导,是因为他们具有顺从或当领导的人格特征。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现在认识到,个性在本质上并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原因——其真实的原因有赖于对根植于似乎是稳定的行为类型的情景和认知因素的分析。在社会心理学中对人格或个体差异的观点的某些最强烈的批评来自“情境主义者”,他们强调群体中的人们被即时的或持久的社会背景所影响的方式,因此,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也会变化。这种理论的极端形式是社会建构主义和谈话分析,这些观点实际上已经远离了心理学,把所有的分析解释都置于对社会历史或语言的分析当中。然而,在现实中,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理论都是各种观点的复杂混合体,只有在它们的轴心理论中才能看出各自的元理论。

## 矛盾和争论

社会心理学有时会显得不太明确,常常陷入社会心理学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激烈争论的痛苦之中。这使得社会心理学非常活跃——反映出社会心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课题已经作出了热情的奉献。至少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社会心理学有时会成为热门学科。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社会价值、政治思想都会影响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建构。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心理学处于若干(分支)学科的交叉处,这些分支学科包括认知心理学、组织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社会人类学、经济学、发展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要有一个明确的地位,它必须有自己的独有的研究对象。因为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都与社会心理学相同(例如:群体、偏见、家庭、攻击性、认知),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就提出,要想使学科清晰明确,社会心理学家就必须有明确的研究社会行为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做的问题,不是我们对它做什么,而其中问题的主旨就是解释的水平。社会心理学倾向于采用简化主义,即根据个体、个体的认知过程,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用神经心理学来解释社会现象。显然,这种研究方法使得社会心理学让位于认知心理学甚或神经心理学。某些社会心理学家,多数是欧洲的,鼓动这门学科集中于社会行为的社会维度,而不是集中在个体维度的研究上(Tajfel,1984),而且他们还专门提出了一些在认知、社会交往和社会水平上整合其运作功能的概念。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产生了波及面很广、持续时间久的对社会心





理学的信心危机。社会心理学家担心社会心理学在理论上是简化主义,而且不成熟;在研究方法上的实证主义和不够老练;忽视语言、历史、文化的作用;对待被试不人道和不尊重;自我沉湎于对那些琐碎的行为的解释等等。实证主义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心理学家是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也就是说,自己研究自己。因此,科学的研究方法不适用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与之相对立的是,涌现出了一些危机的解决方法——最成功的有两个领域的研究,一个是具有老到的方法学和严谨的理论的社会认知的研究(例如,Fiske & Taylor,1991),以及关于文化、群体间关系以及社会认同的研究(例如,Tajfel,1984)。近年来这些方法越走越近。然而,还有另一组反应,从根本上拒绝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理论和研究重点——这包括社会建构主义、人道主义心理学、生态遗传学(ethogenics)、谈话分析学,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显然,尽管这些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共同关注主观性、语言和定量分析。

## 历史的背景

仅仅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了对社会行为研究的实验性探索。德国一个自己命名为大众心理学(Volkerpsychologie)的研究小组致力于集体的心理(与冯特的个体意识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别),将集体思维定义为一种个体内部、社会的思考方法,而且也是能够囊括群体内各成员的超级心理形式。后一种观点在1890年至1900年间发展成了群体思维理论(例如,LeBon,McDougall),尽管这个观点今天已经过时了,它仍涉及了社会心理学对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的研究。

社会心理学很快受到冯特心理学即是实验科学和华生行为主义宣言的决定性影响。虽然最早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一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进行的,米德(G. H. Mead)的富有影响力的符号相互作用的观点就是在那里形成的,但是这种“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却沦为流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学科,人们把它看作是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它日益侧重于对孤立的个体、可观察的行为,以及实验室实验的研究。社会心理学的这种主导形式是由奥尔波特(F. H. Allport,1924)的那本建立了当代社会心理学体系的经典教科书所确定的。

20世纪早期,美国取代了德国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统领地位。20世纪30年代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兴起加速了这一变化,包括被誉为“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勒温(从德国到了美国)。人才的流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社会心理学的领袖人物从德国主要流亡到了美国。这些流亡者包下了与大战相关的研究需要和课题,共同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研究迅速活跃起来,其中大多数是有关小群体形成过程的应用研究(例如,Lewin,1951)、态度和态度改变(例如,耶鲁大学的态度改变课题——Hovland, Jeanis



& Kelley, 1953) 和偏见(例如权威人格研究——Adorno, Frenkel - Brunswick, Levinson & Sanford, 1950)等研究。

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项目、出版物以及在心理学中的重要性等几个方面来看, 社会心理学自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便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虽然这些成长中包容了各式各样的研究日程、主题和观点的增长, 但是, 在不同时期社会心理学有着引人注目的主导倾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早期, 小群体研究兴旺(例如, 凝聚力、领袖、交往网络、群体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一般的社会交换的观点与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方面的研究被很好地结合起来了(Thibaut, Kelley, 1959)。认知失调论也是这一阶段的特点, 费斯廷格(Festinger, 1957)将勒温的场论(1951)方法用于社会心理学, 并在海德(Heider, 1958)的关于认知平衡论的基础上, 形成了认知失调论的观点, 这个理论把行为(例如态度的改变)追溯到由于不一致的认知所导致的动机上。海德在其早期模型中把对社会世界作出类科学的因果解释的人们看作是朴素的或外行的心理学家。戴维斯(Jones & Davis, 1965)发展了这一模型, 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使得这种对认知的强调更为有力, 于是就产生了整个 70 年代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占统治地位(参见 Fiske 和 Taylor, 1991)的归因理论(Kelley, 1967)。

作为归因理论基础的人类行为的理性模式, 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与社会心理学的信任危机交织在了一起, 对他们的关注就为社会心理学领域里最新的和远远没有达到目标的认知革命——社会认知(Fiske & Taylor, 1991; Nisbett & Ross, 1980)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社会认知在它的理论类型和研究方法方面力图仿效认知心理学——它关注人们建构自己经验的认知表征方式和受其影响的方式。研究的重点是个体的认知过程和结构——一个个体要么是认知的吝啬鬼(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去获得想要获得的), 要么是有动机的谋略家(为了达到最满意的目标, 在认知过程中去挑选和选择最令人满意的目标), 或者二者兼备。认知心理学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之后, 曾受到欧洲发展出来的强调社会心理学中不同重点的观点的阴影笼罩, 他们强调人类生存的社会维度(例如, Tajfel, 1984), 比如, 群体间关系、偏见、集体的表现、社会认同、大规模的社会分类等。有证据表明,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 美国的社会认知和欧洲的群体间关系研究强强联合走到了一起。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美国一直主宰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至少有四个: (a) 英语是科学的国际语言, 在美国有 2.5 亿多人讲英语——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合起来又有 1 亿人讲英语; (b) 美国拥有大量的财富能够保证顶尖大

学中的精英群体充足的研究经费和受人尊敬的研究文化；(c) 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冲突达到了高潮，这使得欧洲丧失社会心理学研究最有竞争力的阵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d) 其他国家人员的职业晋升都依赖于美国的杂志和出版物的标准，因此，当地的社会心理学发展就受到了限制。

社会心理学是由人来研究的，人们研究那些来自于他们日常生活经验并令他们感兴趣的事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议程和观点受到社会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影响。常有人提出，因为社会心理学被美国所主宰，所以强调个体的职责和权力的美国文化经验就形成了社会心理学的架构。别的文化环境也可能产生不同的重点和议题。这确实已经发生，最引人注目的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复苏。1945 年，欧洲社会心理学已经不再存在了。欧洲的一致努力导致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会于 1966 年诞生，《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于 1971 年问世，《欧洲社会心理学综述》于 1990 年问世。《英国社会心理学杂志》就好像欧洲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一样，也起到了它的作用（Hewstone, Stroebe & Stephenson, 1996; Hogg & Vaughan, 1998）。有了这些基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欧洲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它的贡献在于对单纯根据个体或者个体的认知过程解释集体现象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欧洲社会心理学主要致力于群体间关系和集体现象的研究。但是，在欧洲也有巨大且日益增长的民族多样性特性，例如，社会认知和小群体方面的研究是德国的研究主题，社会表征研究盛行于法国，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后结构主义和谈话分析的研究方法在英国盛行。

在加拿大，社会心理学深受美国的影响。但是，多重文化的政策，以及魁北克地区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使得加拿大的社会心理学家致力于语言、种族、群体间关系和社会认同方面的研究，这使加拿大的社会心理学与欧洲社会心理学有某种密切的关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看到这样的联系。澳大利亚的社会心理学最初是英国社会心理学的旁支。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澳大利亚转而效仿美国，其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就受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影响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澳大利亚又重新关注亚洲和它自己的多元文化性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批英国社会心理学家逃离撒切尔统治时期的英国，带着欧洲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到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现在可以说是多种观点的万花筒，它强烈地受到群体间关系、社会认同、文化、种族和语言方面研究的影响。新西兰主要受英国的后结构主义和谈话分析法观点的影响。

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没有怎么受非欧洲或非英语国家的影响。一个例外是亚洲——特别是经济比较繁荣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例如香港、日本、韩国和台湾。最近，有一种运动来组织亚洲的社会心理学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研究兴趣，即集体主义的观点和文化方面的研究。这已经被新近的一个组织——亚洲社会心理学联合会

和《亚洲社会心理学杂志》的问世从组织上推进。杰出的东亚社会心理学家多半是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但是他们聚焦于集体主义和文化的研究倾向,在元理论上与欧洲社会心理学更为接近,还和具有折中主义特色的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有诸多相似之处。的确,亚洲社会心理学和澳大利亚社会心理学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

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正以势不可挡之势发展。在他们1998年出版的《跨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这本教科书里,史密斯(Peter Smith)和邦德(Michael Bond)指出,在最新的当代北美和欧洲社会心理学教科书里所列的参考文献中,只有2%到3%的研究是在非西方文化中做的。本章所报告的范围也反映了这一文化的局限。

虽然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但是已经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研究和项目,它们反复被引用,为后继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线索。特瑞波里特(Tripplett)在1898年做的一项研究经常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第一项实验。特瑞波里特首先对已经发表的文献记载进行分析,发现骑自行车的人有人在场时比没有人在场时骑得更快。后来,他做了一项控制性的实验,其中,被试分别在独自的情况下和在与别人一起做的情况下缠绕钓鱼线,以观察他人的存在是如何影响被试的成绩的。1936年,谢里夫(Muzafer Sherif)报告了一项实验,其中,被试在一间完全黑暗的房间中独自或者与他人一起判断一个固定的光点外观上的移动(似动效应)。这些研究证明十分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标准如何去指导判断,以及即使当小组最初的成员已经完全被新的成员替换以后,这些标准还持久地发生着影响。阿希(Solomon Asch, 1956)发展了这个课题,他证明人们的判断,即使是在判断某些完全明白的事情,比如哪条线最长时,如何被多数人一致的意见所左右。这项研究证明人们是很容易顺从于多数人的。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1963)想弄清楚当顺从的结果包括给别人造成痛苦的时候,人们是否也会顺从——他发现人们会给他人电击,而人们相信这对他人是有害的,只是因为实验者曾告诉他们去这样做。米尔格拉姆的研究重点很快从对从众的研究转到了对命令绝对的服从。同样,津巴多(Philip Zimbardo, Haney, Banks, & Jaffe, 1982)发现,当人们被安排担当即使是自己非常不舒服的某种角色时,他们也很容易服从角色的要求。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里构造了一个模拟的监狱,他安排一些学生扮演罪犯,另一些扮演监狱看守的角色,原预备进行一项长时间的角色游戏研究,但是,仅仅几天以后不得不中断,因为被试对角色的依附太极端了。

1939年,多拉德(Dollard)、杜伯(Doob)、米勒(Miller)、莫热尔(Mowrer)和西尔斯

(Sears)发表了他们的挫折—攻击性假说。这个观点把偏见和群体攻击性都归根于个体的挫折,挫折由攻击取代,向目标物宣泄出来,这个目标较之原来导致挫折的根源要弱小。1950年,阿德诺(Adorno)、富兰克-布雷斯威克(Frenk-Brunswick)、莱文森(Levinson)和山福特(Sanford)发表了他们的权威人格理论(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ory),该理论将偏见和群体间的攻击性归根于人们的偏见人格,偏见人格是由于个体童年时期经历的不健全家庭关系,包括专断的抚养方式而导致的。后来对偏见和群体间攻击性的观点都强调群体间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期,谢里夫(1966)做过一系列自然情境下美国男孩子夏令营的现场实验。这些研究都揭示了双方相互排他的目标如何导致竞争行为、群体间的冲突和定型,而鼓励合作交往的高一级目标如何改善群体间的关系。1954年,奥尔波特出版了一本关于偏见的书,提出在社会群体成员之间促进有意义的、长期的平等地位的接触,是减少偏见的一种办法。这项建议对于美国政府作出废除美国学校系统中的种族偏见的决定是很有影响的。

1970年,塔杰夫(Henri Tajfel)发表了一项实验报告,揭示即使仅仅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琐碎的标准将人们简单地分为彼此间没有联系、匿名的小组时,组间行为也会产生——仅只分类这一点就足以产生组间的歧视。这在社会心理学中已成为公认的模式。在一项典型的小群体实验中,10—20位自愿参加1小时社会判断研究的学生被试,坐在教室里相互分离的桌子前,相互之间没有任何沟通和交往。他们完成一项知觉或判断任务(例如绘画偏好或评估点数),假装根据他们所选择的绘画/画家,或根据他们估计的点数是低于或超过实际点数分成两个小组(实际上,他们是被随机地分组的)。然后,要他们完成一项纸笔式测验,让他们为所能想到的代表自己组和另一组的表现打分。之后,再做一个问卷评价他们自己、他们的小组,以及他们小组的成员。控制组的被试并未被分组,他们仅仅根据相似的编号(例如20号和40号)而被聚集在一起。结果发现,被分组的被试比控制组的未被分组的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对群体内部成员给予更好评价的现象。

斯彤纳(Stoner)在1961年完成的另一项经典研究对传统上认为从众趋于折中而 311  
团队决策倾向于谨慎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斯彤纳发现,小组决定有时比小组成员各自持有观点的平均水平要极端和冒险得多——群体可能走向极端。1972年,詹尼斯(Irving Janis)发表了他对群体思维的分析,即一种群体决策现象,其中一个具有高内聚力,且有过度指挥的领导者,在他们盲目追求一致性时会忽视合理的决策过程。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荒唐决定就是这样出笼的。

此外还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和出版物。本章对社会心理学的简述必须以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工作为架构。回顾性纵览就是构建在这些卓越的工作之上的。



## 17.2 社会认知与社会解释

大概因为社会心理学在很早以前就是与普通心理学并列的一门学科。它总是将对心理现象解释的重点放在个体内部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构之上,所以,社会心理学就具有明显的认知特征了。正如我们在上述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一节中所阐述的那样,这种对认知的强调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在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占据社会心理学统治地位的当代社会认知论中达到顶点(Fiske & Taylor, 1991)。

### 对人的印象的形成

人们怎样将信息综合起来以形成对别人的印象这个问题,是社会认知的核心问题。阿希的早期研究采用了格式塔的观点,去证明有些信息片断在印象形成中起着中心线索的作用,它影响着其他边缘线索的意义,他们在印象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有些信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心的线索,是因为人们把它们看得更重要(人们都有自己的人格结构,或者内隐的人格理论,它们决定人们认为哪些特质在评价别人的时候是重要的),或者是因为这些信息比别的信息更突出(消极的信息常常显得独特,因而也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或者甚至是因为是个体碰到的信息中最先获得的片断(第一印象经常是很难改变的,即首因效应)。有证据表明,描述某些印象的社会准则对印象形成过程中的中心特质能起到抑制作用,有时刻板的印象就是这样被抑制住的。

安德森(Anderson)提出过一个更机械性的关于印象形成的观点。人们最初关注对于别人的评价性信息片断(积极的或消极的),而且用算术的方法将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对信息累加或平均以形成对该人的整体印象。研究是偏好于平均法的,但实际上走得更远,从而提出在印象形成过程中,信息的成分首先是在主观上权衡,以便反映依情境而定的信息的主观重要性。这种加权了的平均的模式又回到了阿希的中心品质论,所不同的是,阿希强调品质本身的意义,而安德森则强调对品质给予的评价含意。现代社会认知采用的是更一般的图式概念来代替中心品质论。

### 图式与分类

对于社会心理学来说,一个图式就是表征一个概念或刺激类型的知识的认知结构,它代表不同特征以及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角色(例如,主席)、事件(通常被称为“脚本”,例如,在餐馆吃饭)、社会群体(例如,挪威人)、特殊人物(例如,你的配偶),以及我们自我(例如,我们怎么样,我们喜欢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不同



的图式。图式一旦被情景线索引发,它就具有强有力的、要想用理论概念驱动的或自上而下的加工处理过程(即相信由以前的知识和先人之见提供的信息)取代数据或自下而上的加工过程(即相信来自于直接经历的即时背景中的信息)的趋势。要想让一个图式起作用,那么,相应的人、事件或情境就需要被按照适合于特定图式的要求进行分类。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类别就是具有一般外貌的相似(称作家族相似性)的事例的集结,而不是共享一组标准的属性,而且人们根据原型(对相对的一般属性进行抽象)或者样例(某一个类别成员的具体例子)来描述类别。例如,考虑咖啡这个类别,它就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但却有一个家族的相似性,我们可以用原型来描述这个类别(例如,咖啡属性的混合物),或者用一个样例来代表(例如,用我们所知道的一种特殊咖啡)。如果一个例子恰好与某种分类原型相匹配,或它正好与它被归类的一个样例相匹配,那么相应的图式就被激活了。分类学强调同类别内部的相似性和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这些过程,应用到人的分类中,就会产生定型——人们将社会类别(比如加拿大人)描述成原型、样例或图式(即定型的表象),而且,当一个人被归类成加拿大人的时候,感知强调过程连同自上而下的图式过程就会导致对这个人的定型的知觉。

图式运用的研究表明,人们会相当自动地利用一些图式,比如相关的社会类别、角色、目前的情绪状态、容易被描述的特征(例如皮肤的颜色)、独特的特征(例如一群妇女中的一位男士),以及那些经常用或最近刚刚利用过的图式,或者是某些对我们自我概念的某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图式。这样的图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具有一定的精确性),对于我们眼前的交往性意图都是有作用的,并且是足够精确的,特别是当需要迅速做出社会知觉决定的时候(例如在时间紧迫、精神涣散的时候),图式是很有用处的。但是,如果人们意识到错误知觉的代价很高的话,人们就会力求依据特殊的图式或者采用自下而上的收集信息的过程来求得精确性。虽然人们也知道图式有时候是不令人满意的(例如对某些社会群体的贬义的刻板),而且也积极地尝试着避免采用图式,但是,要真正这样做,却出人意料地困难。图式的运用完全受情境需要的影响,但是人们对社会环境进行的表征是复杂的,存在着广泛的个体差异,有的人喜好快速地简单地知觉世界,而另一些人喜好缓慢地详细地知觉世界。 312

人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获得图式,例如从他人那里、从文献中、从大众传媒中获得图式,也可以从偶然事件中获得图式,这些偶然获得的图式往往能够加强其内容的抽象性、精确性和丰富性,图式一旦形成,就会变得非常顽固,不易改变。这种对改变的抵抗直接来自于图式可以提供对顺序、对结构和对社会环境一致性的感觉的认知。快速变化的图式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确有研究表明,图式在抵抗非确定图式信息时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这方面曾经有过全面的研究。尽管如此,图式也不是绝对不可改变



的。至少可以通过三个过程改变图式：(a) 对新信息不断进行反应使原有图式缓慢地改变——称作积累；(b) 由于逐渐累积的信息的结果导致了使原有图式发生突然的大改变——称作转化；(c) 在原有图式的影响下纳入新信息使原有图式的构造发生变化——重组。研究指出，重组是图式改变最常见的过程。

## 编码、记忆和社会信息的使用

社会认知受到突出的刺激和信息的严重影响，因为它们引起注意，并引起认知活动的增加。新颖的、不寻常的、独特的和在主观上是重要的刺激或信息一般都是引人注目的，强而有力者常被知觉得更有连贯性、更有影响、更为极端。他们的行为也会被认为是他们的品质的反映，而不是受情境的局限。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社会认知也极大地受图式和记忆中所存储的信息的影响。的确，社会认知的研究者已经探索了人们在记忆中存储社会信息的方式——这项工作，在参照通过联想网络、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等方面与认知心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社会心理学最直接相关的是有关我们能够“以个人”或“以群体”来存储他人的信息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个人名义下集合其特征，或在集体属性下将人们聚类。社会心理学的一个观点是，由群体构成的组织注定了与相对陌生的人产生冲突的极大可能性，而且认知系统力求将此结构改变为受个人喜欢的组织，这种观点反映了传统的个人主义的元理论，它强调最终要从个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解释。另一种观点是两种组织都作为不同的代表社会经验的方式同时存在——这种观点反映了另一种集体主义的元理论，它反对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群体。

我们用于做出社会推论(例如：认同、取样以及将信息结合起来形成印象和作出判断)的认知决策过程已经被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对下面两种情况进行了区分：(a) 相对自动的、即刻灵机一动的、依据于图式的认知过程(也叫做启发式的或周围路线的过程)；(b) 相对精细的、自下而上的、依据数据的认知过程(也叫做系统的或中心路线的过程)。因为缺乏理想的推论方式，社会推论研究通常只能依赖于一些对社会推论有所歪曲，甚至是具有错误倾向的特定方法。例如，人们总是过分受图式、个体的经验、独特的或极端的刺激的影响，而不能调整推论以便去适应于大量人群比较具有统计性的资料[例如基础率(base rate)资料和回归效应]。一个已经被很好地研究过的推论偏差叫做错觉相关——人们倾向于过分估计不寻常的或独特事件的同时出现率(叫做成对的特殊事件)，根据以往的不正确经验(叫做联想意义)，认为这些事件“应该”存在于一起。因此，与背景有关的特殊的人(例如白人社会中的一个黑人)和行为(例如反社会行为)就会被明显地被认为比它们实际发生的次数要多。





虽然人们并不善于做出推论,但塔佛斯基和卡纳曼(Tversky & Kahneman, 1974)还是制定了称作启发式的认知决策捷径来进行推论,这种方法适用于多数日常交往性需要。有三种人们常用的启发式:(a) 代表性——人们在何种程度上代表原型或类别样本,对此作表面和印象上的评价,据此被迅速归类;(b) 可资利用性——估计一个事件的出现频率或可能性是这个事件能够容易被反映到大脑中的函数;(c) 固着性或调节性的认知——推论受到原有的标准和早先推论的约束或严重的影响。

## 行为归因

虽然现代社会认知研究处于社会心理学的核心地位,但是批评家指出它至少在三个方面有缺陷。首先,社会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语言和交往的社会心理学作用——人与人是通过语言来交流的;其次是社会认知倾向于忽视情感和情绪的。第三,社会认知强调个体内部的认知过程和结构,而没有恰当地把这种分析水平与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群体过程以及群体间的关系联系起来,这是前面讨论过的简化论的观点。社会认知近期的发展已经开始纠正这些局限。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社会认知出现的本身已涉及到在先前主宰模式中的局限,那就是归因理论(参见 Nisbett & Ross, 1980)。

归因理论源于海德(Heider, 1958)的研究,他认为为了适应的功能,人们需要对社会环境有一个因果的理解。人们都是朴素的或常识性的心理学家,他们都采用类科学的方法去理解社会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在这么做的时候人们关注的是去鉴别人们稳定和持久的特征和可靠地产生某种行为的情境。特别是他们要区分行为的内部的/气质上的原因与外部的/情境的原因。按照琼斯和戴维斯(Jones & Davis)的应答推断(correspondent inference)理论,如果一个行为是个体自由选择的,不是社会所希冀的,这个行为对我们有直接的和有意识的影响,以及如果行为的效果不是由其他行为产生的话,人们对这个行为多半会归因为内部的、这个人性格的原因所致。凯利的协变模型已经广为人知,该理论将人的特点说成是能采用变量分析(ANOVA 方差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归因的朴素的统计学家。认为人们通常采用三种信息源来做出决定,从而将行为的原因归为人的内部个性或是外部的情境:(a) 一贯性——一个个体必须在同样情境下以同样的方式做出一贯性的行为,而不管别人和情境怎么变;(b) 区别性——如果一个个体的行为是独立于情境的,那么,导致行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情境,但是如果个体不分情境地行动,那么,就有理由对他的行为作个体内部的归因;(c) 一致性——如果每一个个体在某种情境下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为,那么,原因就很可能在于情境,否则,如果一个个体在这种情境下是唯一以这种方式行为的人,那么,就应该做个人内部归

